

日藏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笔谈记录*

王宝平

在海外皮藏的汉学资料中,古籍一直是学人关注的重点。近年,传统文献学著作鲜有记载的资料——笔谈记录也开始受人瞩目。在日本现存近代笔谈记录中,宫岛诚一郎与清季中国人交流的资料在质和量上都堪称佼佼者,时人前贤对他与首届驻日使节——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的笔谈记录做了可贵的整理^①,而对他与第二任和第四任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笔谈记录尚缺乏关注。

宫岛诚一郎(1838-1911),日本山形县人,号栗香、养浩堂,黎庶昌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至十年(1884)八月第一次驻日期间,担任修史馆御用挂(1877年)、兼宫内省御用挂(1879年12月);黎庶昌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至十六年(1890)十二月第二次驻日期间,担任宫内省华族局主事补(1886年2月)、爵位局主事补(1888年5月)。其官位虽不显要,但与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宫岛生前将他与黎庶昌等中国人的笔谈记录大都整理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栗香斋笔话》以及国会图书馆藏《养浩堂私记》中。前者2册不分卷,草稿;后者8册8卷,清稿本,两者皆每半叶10行,行18至20字不等。本文以此记录为主,兼及以上两家馆藏原件和其他宫岛诚一郎文书,从中撷取与黎庶昌的笔谈资料做一系统介绍。

—

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1882)五月十四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1300字。

此为二月二十六日在东京中村楼钱行首任公使何如璋后再次见面,也是黎氏出任第二任公使后首次正式笔谈^②。因相交未久,未见较深的话题,主要围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日本藏晚清中日笔谈史料集录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刘雨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吴振清等编:《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② 参见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第62页。

绕黎师曾国藩进行。宫岛问：同出曾门的左宗棠和李鸿章，谁的性格更似曾公。黎答：“左于曾同时为友，李在曾门下。左得曾之劲，李得曾之大。”黎氏进一步解释：“（大）非指度量而言，指其办事局面阔大处颇似。若度量，左、李二公皆不能及也。左失之褊，李亦不能公溥。”此类大胆的月旦评，或只能出现在域外笔谈之中。

该笔谈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原件（C16）、《栗香斋笔话一》整理本、《养浩堂私记卷三》整理本。原件末有黎庶昌后人黎渊手跋，曰：“廿年翰墨重扶桑，此日欣瞻意慨慷。自愧樗材临绝域，也亲芝范聚斯堂。樽前旧谊成陈迹，海外丛谈有吉光。感极先生珍重意，遗文读罢泪霑裳。辛丑春月，黎渊敬书。”

黎渊（1879—1935），字伯颜，遵义人，黎庶昌侄孙。1900年留学早稻田大学，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首届监督（校长），学生中有李大钊等。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秘书，被选为参议院参政、上议院议员等^①。撰写题跋时（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黎渊正在东京留学，与胞弟黎迈一起获得宫岛的照拂^②。是时，甲午的硝烟早已散去，倥偬二十载，人去物留，睹物思人，“遗文读罢泪霑裳”，或是表露黎氏后人百感交集复杂内心的最佳诗句。

二

明治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黎庶昌访宫岛诚一郎笔谈记录，3400字。

黎氏纵谈宇内大势，主张中日历史、语言和风俗相同，宜联合对抗列强的东侵。

该笔谈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原件（C15）、《栗香斋笔话一》整理本、《养浩堂私记卷三》整理本。原件末有李经方手跋^③，曰：

菴斋先生笔迹今装潢成卷，栗香出以见示。叹其雍容雅厚，深达大礼，有叔向、晏子之风，所谈欧洲情状，既多灼见。至谓“朝鲜关系两国及琉球甚微，不足伤两国之欢，两国失欢，则他人得利”等语尤为笃论。协力同心，何虑外侮。观二君之言，如响斯应，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者矣。事在壬午六月，距今十年，列国形势视当时亦未大变，而我两邦之交益密。余以菲才奉使，继修盟好，固犹先生之用心也。先生绩学诚笃君子，宜远人爱而重之。若此，余虽疏于学问，而少承庭训，以诚行己，以恕接人；忠义之忱，未敢多逊，愿与此邦之士大夫共勉之焉。

①黎渊事迹详见黄万机：《沙滩文化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②“黎星使菴斋之侄孙渊、迈两昆仲留学东都，诸承照拂，感谢，感谢！”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K35《刘庆汾书翰宫岛诚一郎宛》。未署日期。

③宫岛将该笔谈记录中介驻日翻译刘庆汾转交李经方，请其题写。参见刘庆汾致宫岛诚一郎函：“前日送下黎公笔谈已转呈李公使矣”（光绪十八年五月廿九日）。国会图书馆藏《清友笔谈及书翰往复五号》（2145）。

光绪十七年辛卯五月/合肥李经方题后(钐方印:伯行)

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养子,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至十八年(1892)八月出任第五任驻日公使。

继李跋后,有孟庆荣手跋,曰:

光绪甲辰,余自保定送学生东来,谒栗香先生,得阅前星使菴斋与先生笔谈手卷。捧读久之,书此以志钦佩。孟庆荣谨记。

孟庆荣,字绂臣,一字笏臣,直隶(今河北)永年人。保定莲池书院毕业,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官学部左参议及右丞。光绪十三年(1887年),宫岛诚一郎之子宫岛大八曾在莲池书院师从张裕钊,或缘于此,孟庆荣于是年(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送保定学生赴日留学之际,得以在宫岛家欣赏二十余年前黎氏的笔谈手卷。

三

明治十五年七月三日黎庶昌等观宋版三史时笔谈记录^①,1800字。

寓居东京本乡的米泽藩旧藩主上杉敬斋家藏宋版《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首届公使何如璋等曾先睹为快。黎庶昌援此先例,请宫岛代为媒。首载黎氏委托函。参加笔谈的除黎氏和宫岛外,尚有驻日使馆随员杨守敬和张沆,内容围绕三史进行。其中多次出现黎氏力劝三史出版的内容:“三史首尾完善,真为世间希有之本。贵藩侯何不集资刊行,衣被天下,为功不小”,“昔河间献王好书,多得古册,后世美之。贵藩侯若将此书布扬于世,异日亦河间之比也”,“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鄙意如是”等。为消除对方疑虑,黎氏曰:“现今有西洋照相之法,此书若以照影刊行,于原书无损,而又丝毫毕肖,盍试图之”。甚至以序言相许:“贵藩侯果有刊刻之盛举,仆虽不文,定当引序其端,不敢辞也。此书若刊成,敝国销行必众。”而在一旁的杨守敬亦敲边鼓:“黎公近日不惜多资,摹刻逸书及古本之罕见者,凡二十余种。此二叶其式样也。”时《古逸丛书》已开始编纂,杨守敬携带式样往观,可知将三史收入囊中,或为此行目的之一。

该笔谈未见原件,有《栗香斋笔话一》整理本。据卷末墨笔题识,此笔谈应藩主上杉敬斋之需,宫岛于明治十九年(1886)七月十八日整理数则而成。

四

明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1500字。

日本向无固定称呼外国君主之制度,宫岛遂向黎氏请教中国的经验。笔谈围绕中国等外国君主称号进行。

^①有关是日观书的详细考察,可参见陈捷:《日本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文献》2011年第3期。

该笔谈整理本有《栗香斋笔话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黎庶昌笔谈他明治一五年前后》(C21)和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清朝爵制问答》等。

五

明治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记录,2500字。

首载宫岛邀请函及黎庶昌复函。是日,黎氏应邀赴宫岛家聚会,副岛种臣、谷干城、长冈护美、中村正直等汉学一时之选作陪。笔谈围绕中法会否开战、西方对东方的态度、中日共御外侮,以及诗文唱和进行,自午后三时至夜十一时方意兴阑珊。

该笔谈有《栗香斋笔话一》整理本和《养浩堂私记卷五》整理本。

六

明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2500字。

首载宫岛约请黎氏见面函,以及黎氏允诺函。是日先是谈及新近逝去的明治维新功臣岩仓具视,其后交换了对球案、朝鲜问题和安南形势的看法。

该笔谈原件藏国会图书馆(2140),卷子本,题签作:黎莼斋笔谈明治十六年癸未。木盒底部墨书:“黎公使再任/戊子二十一年/赤心论球韩二端”,似与内容不符。另有《栗香斋笔话一》整理本和《养浩堂私记卷五》整理本。据《栗香斋笔话一》宫岛手记,该笔谈于明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即笔谈翌日整理,“于时三伏,暑气如烘,流汗滴几上”。宫岛酷暑整理的缘由,或是他从黎氏的笔谈中探寻到清政府的底线:不会为球案与日破和。据《养浩堂私记卷五》七月二十二日日记:“仔细阅读昨日清公使笔谈,再次确认(清政府)为琉球事件不易破和。黎氏发言实为至诚,书写‘敝邦明悉外邦情事之人不多’、‘主上幼弱,大权不能自持’时,愁叹溢于色,句句流淌肺腑,感动我心。想来清国购求武器,是预为安南事件,与法国开仗作准备。”^①

七

明治十六年八月七日黎庶昌等与宫岛诚一郎笔谈记录,1000字。

首载宫岛邀请函及黎氏回函。是日,黎氏应邀携驻横滨理事陈允颐 and 翻译梁殿勋泛舟墨江,笔谈以唱和为主,黎氏吟诗2首,陈允颐和宫岛分别作和。

该笔谈有《栗香斋笔话二》整理本和《养浩堂私记卷六》整理本。

八

明治十七年一月五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800字。

中心话题为《古逸丛书》以及中法战事。

^①原文日语,笔者译。全文同此,不一一注明。

该笔谈有《栗香斋笔话二》整理本和《养浩堂私记卷七》整理本。

九

明治十八年一月六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1200字。

首有黎氏约请宫岛函。时黎氏丁生母忧,回国在即。交谈中,提及对后任公使徐承祖的评价,以及对朝鲜甲申事变的态度。黎氏透露出中国放弃琉球,日本不干涉朝鲜的设想^①。

该笔谈原件见藏国会图书馆(2141),卷子本,题“黎莼斋笔谈 明治十七年”。木盒底部墨书:“朝鲜变乱/甲申/黎公使丧归”。整理本有《栗香斋笔话二》、《养浩堂私记卷八》、国会图书馆藏《清使笔谈一号》。另载《秘书类纂》外交篇下(伊藤博文编,平塚笃等校订,秘书类纂刊行会,1936年,第355页)。

十

明治十八年二月一日宫岛诚一郎送别黎庶昌笔谈记录,1300字。

黎氏翌日将离京回国,主要谈及宫岛之子宫岛大八赴华留学事宜。交谈中,黎氏与宫岛的深情溢于言表:“仆来贵国已及三年,与贵邦人士熟识者不少。然如阁下之惻诚相见可语深衷者,殆亦不多,此别颇难为怀。”宫岛亦感同身受。《栗香斋笔话二》整理本卷末有题识五行:“右一缀与黎庶昌莼斋临别之笔谈,藏之/画斋,以贻子孙。/明治十八年乙酉二月二十七日抄录/羽前米泽宫岛栗香于东京/糴町平河町私第养浩堂手写”。此时,黎氏回国未久,想必宫岛尚沉浸在暖暖的友情之中。

该笔谈原件皮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C25),《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作“黎庶昌笔谈 年未详”。此外,尚有《栗香斋笔话二》整理本、《养浩堂私记卷八》整理本、以及《清使笔谈一号》整理本。

十一

明治二十一年一月五日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笔谈记录,720字。

此为黎氏出任第四届驻日公使后首次与宫岛笔谈,中心话题为宫岛大八在华留学情形。

该笔谈原件装订于国会图书馆藏《清友笔谈四》卷末,整理本见《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后者卷末书有一行识语:“以上丙申八月二日书香山啸云楼”,知宫岛整理于明治二十九年(丙申,1896)。

^①有关研究参见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第35页;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十二

明治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黎庶昌访宫岛诚一郎笔谈记录,2100字。

黎氏再度出使后与宫岛的第二次笔谈,内容皆为时政。谈及中日关系,黎氏主张将球案与朝鲜问题一起解决。曰:“东方之事,不出两等办法:其一,贵国不干涉韩地,中国解释球案,别立亲密辅助章程,此最上也。其一,贵国仍复球王,中国亦放手韩地,订明二国但归中、日保护,抑其次也。舍此二端,仆思之烂熟,竟乏妙策”。对于宫岛清政府最担心何国的提问,黎氏回答:“亦只是防俄侵韩耳。若于贵国实无恶意相对,球案虽未言明,然非鄙国所注重者。”“东方之患在俄,贵国人知之,即敝国人亦未尝不知。假如我两国真心联合,只须订立密约,互相扶助,以振兴亚细亚大局为事,俄闻之自可戢其狼吞虎噬之心,此兵家所谓上兵伐谋也。在贵国,似不当牵涉三韩,使此事难成,为无益之举。”^①

该笔谈原件保存在宫岛诚一郎哲嗣手中^②。整理本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黎庶昌公使笔谈 明治二一年二月九日》(C28/1)、《黎庶昌公使笔谈 明治二一年二月九日》(C28/2),两者封面上皆题有“密”字。后者卷末有明治三十四年(1901)三月十四日宫岛用日语撰写的手记,内称:“此密件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宫中拜会枢密顾问官元田永孚君内览,元田携带回家,翌年元田歿,外孙落合返还。”此外,尚有国会图书馆藏《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整理本。其卷末录有李经方的跋语,曰:

前使者遵义黎公于咸丰中尝上万言书,已又入曾文正公幕府,曾公极言其学识弥纯。随使欧洲诸国,遂有出使日本之命。当世士大夫固共推为老耆者也。余素喜其言论丰采有先辈典型。今官岛栗香出示与黎公笔谈手卷,装潢珍裘,持为秘重。观栗香倾倒若此,即黎公接人之诚款,纵可想矣。合肥李经方跋。

十三

明治二十二年三月十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810字。

谈论对《江亭记》的评价、两人的友谊,以及宫岛约请黎氏为《养浩堂诗集》续集作序等。

该笔谈有《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整理本。

十四

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900字。

①关于甲申事变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参见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第184页。

②据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第43页)所引该笔谈书影。

谈及上月十九日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罹凶致残事件、宫岛大八在华师从张廉卿情况、中国水灾以及黎氏嗣子。

该笔谈有《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整理本和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笔谈录写》整理本。

以上从国会图书馆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爬梳整理出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等人的笔谈记录，14篇2万余字（21830），跨越黎庶昌两次任上。除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外，几乎每年都有笔谈记录存世。在时间上，恰好与另一种著名的近代中日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明治八年、光绪元年至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大致相衔接，两者可形成互补。进而言之，《宫岛诚一郎文书》收录的笔谈记录，自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至第七届公使裕庚，从光绪三年（明治十年）一直延至光绪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长达28年之久，其中，两度出使日本的黎庶昌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笔谈纪录。

在内容上，既有泛舟唱和（七）、臧否人物（一），亦有学术交流（三、四、十三）、儿女情长（十、十一、十四）。同时，国际情势和中日关系更成为常见的话题（二、五、六、八、九、十二）。值得指出的是，宫岛与黎氏的交游，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在众多赴日外交使节中，宫岛最倾慕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氏，不断请其品评诗文，委托大八留学等。两人性情契合，鱼雁不断，现存黎氏致宫岛书翰达数十通之多^①。黎氏长宫岛一岁，主张以朋友视之，但宫岛坚称师弟^②。他认为：“黎君莼斋与余交七年，情最亲密，诚为断金”^③。但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宫岛利用黎庶昌的信任，有意刺探情报，成为政府的间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时政类笔谈居多^④。上述笔谈五，宫岛两天后向参议山县有朋递交了笔谈抄本，山县当天上奏明治天皇；笔谈六，宫岛借口岩仓具视去世要求会晤，其真正意图是奉外务卿井上馨之命，打探清政府在球案上的底线^⑤。

笔谈，谓书面谈话，它往往产生于口语无法交流之时。但对宫岛而言，他与黎氏的笔谈就像现代的录音一样，有着不可告人的为原汁原味获取第一手情报的目的。如在笔谈六卷末，宫岛称：“此数纸两人所吐肺腑，弃之属可惜，仆携之使百年后之子孙，知鄙人与阁下亲睦之事。请与之。”黎氏起始显示出谨慎的态度：“虽是肺腑，然无人见听，何如焚之。”但宫岛坚称：“仆携之深藏之，即同

①王宝平：《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遗札》，《文献》2008年第3期。此后笔者又从《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检得黎氏遗札数十通。

②“诚曰：与阁下交八年，实承大教非少。阁下虽以我朋友视，实为师弟可也，决非摺谦。黎曰：仆在此受阁下之益亦不少，彼此以朋友相称最当。不但师弟说不敢承，即前辈后学亦不敢承。实本怀，亦非谦也”。《明治二十二年三月十日宫岛诚一郎访黎庶昌笔谈记录》，《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

③《十一月十七日黎庶昌公使有书》，《清使笔谈及书翰往复四号》。

④明治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和明治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宫岛诚一郎还就中法战事专访黎庶昌，由梁殿勋担任翻译。原文为日语，前者3500字，后者1500字，因非笔谈，本文未录。

焚烧之,不使余人见之,何如?”^②。再如笔谈九,黎氏强调“此不过两人私谈,幸勿与外人见则可”。翌日,放心不下的黎氏又特意去函叮嘱:“昨日笔谈,此不过我两人至好之私言,千万藏之于心,不必示人为幸。”对此,宫岛即回函:“私言固不与公事关涉,笔谈深藏之于匣底,幸勿劳尊虑。”^③但事实证明,宫岛如获至宝,立即向伊藤博文等汇报,该笔谈后被收入伊藤编辑的《秘书类纂》即为明证。

第三,上述笔谈记录经宫岛家代代珍袭,尚保存不少原件。上述笔者经眼的就达6种(一、二、六、九、十、十一),其中不乏后人跋语(一、二、十二)。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这些笔谈记录,宫岛日后大多做了较为严谨的整理,使得时间、地点、笔谈者等基本信息一目了然,甚至记载有笔谈前后往来信函,以及整理笔谈的时间、地点和背景,这就极大地省去了后人辨认的劳苦。值得指出的是,有着良好汉学素养的宫岛,为追求语言上的完善,在整理时常在遣词造句上对自己的笔谈作修订。这种修订在意思上与笔谈时的原稿并无抵牾,但增加了今人在选择文本时的困惑:“名从主人”——以修订稿为准,抑或忠实于原稿?鉴于笔谈具有较强的临场性,为存原貌,拙文引用宫岛对话时,以原稿为准。

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记录,含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限于篇幅和学力,笔者这里做了抛砖引玉的介绍,期待对晚清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①大日方纯夫:《宫岛诚一郎的对外认识与对外活动》,由井正臣:《幕末维新期的情报活动与政治构想》,(东京)梓出版社,2004,第302页、第304页。

②《(明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访永田町使署笔谈》,《栗香斋笔话一》。

③《(明治十八年)一月六日访黎庶昌笔谈》,《栗香斋笔话二》。